

哲学视角下的王银龙散文

■ 祁吉寿

文学的使命是守护人的灵魂,使人活得丰盛,活得真实。而哲学则是藏在文字里的思考与追问。

读王银龙的散文,其实就是读三个最朴素的人生问题:我从何处来,我活为何事,我将往何处去。

他从金粟山下走来,这片土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,走出了秦代名将王翦、明代清官杨爵、关西夫子李因笃,风骨代代相传,也滋养了农家子弟王银龙。

他走过的乡间小路、踏过的军营热土、经历的职场浮沉,他读过的书、遇见的人、熬过的岁月,还有那些对生活、对时光、对故土的思索,都被他一字一句写进了《流年哲影》里,用诗意的文字,给出了平实而通透的人生思考。

回望他的人生之路,乡土是滋养生命的根脉,篮球是陪伴一生的热爱,军营与仕途是人生路上的两段修行,而笔墨文字,便是他心路历程最真实的投影,每一篇文章都记录着他阅尽沧桑的感悟与成长。

沉淀烟火哲思

王银龙是富平老庙人,学生时期是美原中学篮球队的骨干,凭着满腔激情与特长应征入伍,在军营赛场挥洒汗水、磨砺筋骨。退伍转业后,扎根地方政务多年,历经世事沉浮百态,体味人间酸甜苦辣。

“几度沧桑忘寒暑,再无闲事动悲欢。水流江海生涯阔,人到峰峦眼界宽。”乡村的质朴、军营的刚毅、仕途的沉淀,三重阅历层层淬炼,洗去了浮躁浮华,留给了他云淡风轻的心态,返璞归真性情。

“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,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。”真正的好文字,从来不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,是岁月熬出来的、阅历磨出来的、思考悟出来的。官场阅世修格局,躬身行善修本心,提笔行文铸灵魂。继二十万字随笔《静观》之后,阅尽半生沧桑的他,又写下二十五万字的随笔集《流年哲影》。

这本书没有隔靴搔痒,没有刻意拔高,字字句句都源于真实的生活、真切的阅历。他在回望流年中咀嚼人生,在触摸岁月年轮时感知生活冷暖,把半生的风雨与感悟,都融进了平淡的文字里。

根深才能叶茂。正如韩愈所说:“无望其速成,

无诱于势利。养其根而俟其实,加其膏而希其光。根之茂者其实遂,膏之沃者其光晔。”这本书的哲学底色,诉说的不是书斋里空洞晦涩的理论,而是扎根烟火、源于实践、贴近人心的生命哲学。细细品读,便能读懂四层核心:以乡土为根,守住生命的来路与初心;以善良为本,在磨砺中完成自我觉醒;以坦荡立身,在世事得失中坚守本心;以自省修身,对外看清世道,对内修炼本心。

说到底,王银龙的文字哲思,就是十六个字:扎根乡土、阅尽沧桑、回归日常、反求诸己。不空谈大道理,只诉说平凡阅历的人生。

铺就精神历程

《流年哲影》全书分为岁月之光、哲思之光、山河之旅三部分,脉络清晰、层层递进。从个人烟火温情,到通透人生思辨,再到乡土文脉传承,一步步升华、一点点沉淀,搭建起一套最接地气、最暖人心的简明朴实的哲学思考。

1.岁月之舟:守住生命本真

这一辑的文字,满是人间烟火、岁月温情。作者落笔于故乡的街巷古庙、乡土的一草一木、家中的土炕烟火,深情追忆一生辛劳的驼背父亲、质朴善良的小脚母亲,更以四十年相守的岁月写下《迟到的情书》,道尽了婚姻里的包容、陪伴与深情。

他用朴素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们:人生最珍贵的东西,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奇遇,而是岁岁年年的平凡相守、烟火人间的温暖安稳。平凡不平庸,本真最动人,守住烟火日常,便是守住了人生最根本的精神底气。

2.哲思之光:守住内心清醒

哲学家罗素说过,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在于词语的华丽,而看它能否照见人性深处真实的欢喜与苦难。数十年的人生阅历与职场沉淀,使王银龙跳出了小我的局限,坦然直面人情冷暖、世事得失、成败起落。《岁月的浅吟低唱》《病房独白》《时间的织锦》等篇目,没有空洞的鸡汤说教,每一段感悟、每一句思考,都是历经风雨后的心灵感悟。

王银龙用文字诠释了生活的哲理:人这一生,阅尽

《绿佑》书外话

■ 王进城

内五株树龄超五千年的古柏,在途中所见所闻、逐步解开内心困惑、最终励志奋发的成长故事。全书文字舒缓从容,结构自然流畅,最可贵的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融入青少年的成长叙事,字里行间满是真挚的思考与优美的表达。书中诸多金句令人印象深刻:“在夜幕宽大的怀抱中,唐京城如一位疲惫的旅人,沉浸在甜美而深沉的梦乡。”“面对老师在课堂上播撒的知识甘露,聪明的同学是拿盆来接,大多数同学是拿碗来接,还有一些同学啥也没拿就去淋了场雨,而愚笨的同学则撑着伞把知识全挡住了。”“天下万事是一理,人只有站在更高的维度,才能发现更多的美好。”正所谓笔底生花源自深耕不辍,胸有万卷方能文气自华。我曾问学锋家中藏书想必不少,他只是淡然答道,家里藏书早已放不下,时常整理出来捐赠给秦岭的乡村学校。

近十余年来,学锋佳作不断,多部作品广受读者欢迎,在当下出版行业整体承压的背景下,这样的成绩尤为难得。不少文友曾感慨,70后作家群体处在纸媒与数字阅读的转型夹缝中,他们虽年富力强、阅历丰厚,却错过了纸媒黄金期的红利。而学锋却在这样的环境中,稳稳找准了自己的写作锚点。他不仅是媒体副刊的高级编辑,还担任西安市、碑林区两级政协委员,对文教领域的政策导向与发展方向有着远超常人清晰的认知。这份深厚的积淀,让他始终扎根三秦大地,将笔触深入地域文化的纵深,先后出版了聚焦秦商商贸文化的《秦商史话》《西商口述史》、聚焦丝路文化的《丝路家书》、聚焦廉政文化的《清风千年》等十余部作品。而《绿佑》作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,也是其青少年成长系列的开篇之作,他希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红色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当代青少年的精神成长“补钙”,完整书写青少年从中学到大学



我与文化学者章学锋相交三十多年了,他为人耿直坦荡,对书籍装帧艺术有着独到的审美与鉴赏能力。他每有新著要出版,总会约我创作配套插图,让文字与画面相互映衬,让书籍更具可读性与感染力。每次见面,他总会热情招待,叮嘱我从容构思、安心创作,这份信任始终让我感念于心。

马年春节前,学锋邀约我为他的长篇新作《绿佑》绘制插图。出于多年的情谊与对他人品、作品的认可,我当即应下,丝毫不敢懈怠。我用了一周时间通读全稿,出声诵读逐段揣摩,深深为他的人才情与创作视角所触动。这部作品讲述了青春期中学生秦一行,在暑假跟随从事科考工作的表姐秦一言,游历陕西境

近日,收到憨仲老师发来的电子书籍《绝唱》,得知该书已由中华世纪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,首先想到的是为他祝贺。其次,便是由衷的敬意——我知道,他是在用生命书写生命的《绝唱》!

书稿打开的那一刻,我忽然生出一份悲壮,便屏住呼吸——这不是一部巨作,这是一颗滚烫的心,一直在纸页上跳动。

《绝唱》,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而作。而写下它的人,自己也在进行着一场艰苦卓绝的生命长征。可以想像,书的作者,憨仲先生拖着残疾的身躯,一根木拐杖撑起他的身体,一位贤内助支撑起他的灵魂——双重拐杖,双重支撑,就这样陪伴着他,走遍辽阔的青山、湘贵的激流、滇川的雪线、宁陕的黄土、豫皖的平原、湘江的水畔、娄山关的垭口、夹金山的风雪、于都河的渡口……所有红色的土地上都留下了他跋涉的脚印。九十年前的血与火,被他一步一步重新走过,一寸一寸重新丈量,又用自己的生命重新捂热。

他像一个俯身在河滩上的拾贝者,慢慢捻拾着红色的记忆。九十年的岁月冲刷,那些故事早已散落在广袤的土地上——或藏在纪念馆的展柜里,或藏在纪念碑的基座下,或藏在老乡的门口相传中,甚至藏在一座座荒草掩映的坟茔里。他弯下腰去,一颗一颗地拾起,再用文字的丝线,将它们串成一条通向历史深处的项链,红彤彤的,让人想起血染的风采。

开篇从《星火初燃》到《遵义转折》,从《寻访两会》到《浴血湘江》,从《吴起战役》到《祁连山篇》,从《五块银元》到《彝乡过年》……上百页文字,篇篇都是从大地打捞上来的回声。他不是在复述历史,他是在唤醒历史。教科书里那些我们“耳熟能详”的场景,在他细节的补充下,充满生命力与说服力。而他,就是通过肢体的疼痛换来了那些被时间磨平的记忆,让红色的



历史重新拥有了细节的体温、细节的呼吸和细节的生命跳动。

在这部书里,最动人的便是细节。那盏定格的座钟——临窗的木桌上,指针永远停在1934年10月10日。他久久伫立,仿佛能听见“嘀嗒、嘀嗒”的声响,忽近忽远。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?钟是不会言语的,却道尽千言万语。那口行军锅——锅身上一个窟窿,是子弹留下的。子弹穿透了锅,也穿透了锅主人的胸膛。人倒下了,锅留了下来。一口锅,就这样成了一个人的生命遗言。那封泛黄的家信,虽然字迹已经模糊,写信的人多半早已不在,可信里的叮嘱与牵挂,仿佛还在展柜的玻璃后微微颤抖。还有那件破棉袄,露出的羊毛絮像未愈合的伤口;那双草鞋,草绳密密麻麻,鞋底磨得薄如纸——它的主人穿着它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,而我们连他的名字都无从知晓。

他写松毛岭的祭奠:“墓中长眠着的都是些清纯

世事依然纯粹,他经风霜依然澄澈,看过浮躁喧嚣依然清醒自持。看透生活的真相,依然热爱生活,历经人生的起落,依然坚守初心,其实,这才是最好的修行。

3.山河之旅:拓宽人生格局

艾青曾说: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,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这份赤诚的乡土情怀,在王银龙的文字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他立足富平这片热土,回望金粟山的风骨、塬城的千年遗韵,追溯故土文脉,致敬古今乡贤。他把个人的人生感悟、半生修行,深深融入地域文脉之中,以乡贤风骨滋养本心,以故土底蕴拓宽格局。让个人的随笔不再是细碎的人生感慨,而是有根、有魂、有格局、有温度的文化独白,完成了从个人感悟到乡土文化自觉的升华。

平凡方见本心

鲁迅说过:“我有一言应记取,文章得失不由天。”《流年哲影》是一本扎根生活、贴近世俗、饱含哲思、自带诗意的随笔佳作。以乡土为根,筑牢精神根基;以阅历为骨,撑起人生格局;以哲思为魂,温润治愈人心,将亲情、婚姻、生活、社会、文脉尽数融汇其中。

这本书最珍贵的价值,是给浮躁时代的我们提供了一束心灵之光。真正的人生智慧,从来不在高谈阔论的道理里,而在扎根故土的笃定、历经沧桑的通透、坚守平凡的真诚、时常反思的清醒里。

当下世人多浮躁焦虑,追名逐利、患得患失,而王银龙的文字,温润厚重、沉静有力,能让人在喧嚣中静下心来,在迷茫中看清方向,在平凡中读懂人生。这不是一本高深的哲学论著,却是一部治愈人心、引人自省、启迪人生的生活启示录。

德国作家赫尔曼曾说:“当一个人能够如此单纯,如此觉醒,如此专注于当下,毫无疑问地走过这个世界,生命真是一件赏心乐事。”

品读王银龙的文字,回望他的半生修行,便知他正是这般纯粹、清醒、通透的人。他以流年悟哲思,以本心渡岁月,于烟火人间,活成了云淡风轻从容不迫的模样。

阶段的成长历程。新近出版的《绿佑》,无疑倾注了他对新一代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。正如书中秦万冰写给儿子的信中所言:“说实话作为你的朋友,老爸内心其实一直很矛盾,一方面希望你能尽早地明白事理,在记忆力最好的年纪里把基础打扎实;另一方面,更盼望你保持住天真无邪的状态,毕竟过早褪去童真未必是好事。”这段文字,道出了无数家长的共同心声。学锋正是以真诚的文字,疏导青少年在校成长过程中心理困惑,引导他们积极向上,让整部作品兼具温度与深度。

承接插图创作任务后,我立刻着手绘制草稿。黄陵的黄帝手植柏、保生柏、老君柏,白水县的仓颉手植柏,洛南县的贡山大古柏,这五处古柏遗存我虽未曾实地到访,但此前在小雁塔景区见过数株虬枝参天、苍劲葱茏的古柏,早已将古柏的神韵印在脑海中。我参考大量专业影像资料,反复调整画面细节,最终完成全书插图创作。作品能顺利通过审核,离不开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邵汉平社长、陈一琛编辑的悉心指导,在此向两位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。

我愿意为学锋的作品创作插图,背后更藏着一份跨越三十年的深厚情谊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们前后脚进入一家省级报社,他从大型国企而来,我从华县农村而来,都凭着此前发表的文学作品获得了入职机会。刚上班不久,报社因一次工作调整出现人员变动,危难时刻,时任编辑部主任助理的学锋主动向新任总编说明情况:“人员调整可以统筹安排,但一定要把进城留下,他在漫画创作领域很有天赋。”正是他的极力举荐,我不仅留在了报社,还得以主持创办当时全省唯一的《秦风》漫画专版。这份知遇之恩,我始终铭记在心。

时代的列车滚滚向前,对于深耕文化领域的从业者而言,机会从来只留给有准备、能坚守的人。唯有沉下心来熬过起步阶段的磨砺,穿过发展过程中的纷扰,才能最终抵达创作与事业的开阔之境。我始终相信,始终扎根大地、锚定文化深耕创作的章学锋,必然会在今后创作的道路上收获更为广阔的天地。

金步摇《清油霓虹》这部小说,以彬州市花果山灯山古会为主,那里有崖壁、石窟、灌蜡手艺和西游传说故事,民俗风味相当浓郁。同时,这也是一户重组家庭里两个少年的心理成长记录,是两个少年的彼此影响和照亮的记录。

《清油霓虹》题材与视角新颖独特,故事情节紧凑有趣,人物性格鲜明,语言诗意而灵动。给乡土文学与儿童文学版图,增添了厚重的民俗叙事色彩,给当代的中国文坛带来一线生机,一股清流,令人欣喜惊叹。

故事以主人公霓虹和清油的个人成长与心理成熟为切入点,巧妙地串联起山村孩子与村民们的群像。

金步摇深耕儿童文学创作多年,她笔下的清油和霓虹两个形象,最见功夫,最有特征。两个少年,好像不是被特意塑造出来的形象,而是从土里长大的孩子,从灯山古会的烟火气里一步步长大的孩子。

男孩清油最初的生命状态正如他的名字,安静,内向,敏感,甚或带着一一点被生活磨出来的怯弱。他幼年丧母,父亲孙百苗又被旧俗排除在“点山人”之外,他在村子里自卑,有时受歧视被欺负,他总站在人群的边缘,怯怯地孤独地躲着,他只能上山去向孙大圣倾诉。他心里有一盏灯,却不敢自己将它点亮。这样的孩子,很容易写成“可怜虫”。可金步摇写他,写他细微的颤动:看见霓虹替自己出头时,他既感激,又窘迫,面对继母银花的照顾,他想靠近,又怕靠得太近;当灯山古会面临中断,奶奶离世,村子陷入失落时,他终于敢站出来说话了,他不再只是那个缩在角落里的怯生生的弱者了。清油这一形象的真实,不在于他突然变得勇敢了,而在于他的勇敢是从“怯”里一点点长出来的,是继母银花的慈爱,小姐姐霓虹的感染。他就像一盏灯芯子很小的清油灯,起初火苗很弱,可后来它亮堂堂地闪烁着。他被霓虹护过,被银花暖过,也被土地和奶奶托过。终于,他敢在崖壁上亮起来了。

霓虹则像一束突然闯进小山庄的光。她大胆,反叛,甚至还有些许狡黠。她不服旧俗,不怕人言,敢为继父争取点灯资格,敢在灯笼会上替清油挡住别人的欺负。她是“旋风霓虹”,这个名字对她来说,简直太准了。她身上有棱角,有火气,不肯低头。霓虹的勇敢,不是没有来由的。她带着重组家庭的旧伤进入这个小山村,感受过冷和热,先是防备,后又守护。她替清油出头,不只是源于她的善良,因为她尝过那种被排斥的滋味;她为孙百苗争取点灯的资格,不只是因为他是继父,也是为这个家庭争取一个被看见的位置。她自封“女会长”,带着清油、巴哥偷偷点亮了“安”字灯阵。这些事看似天真,甚至带着孩童式的“错误”,可恰恰写出了少年精神的内核——他们不是旁观传统的孩子,而是愿意用自己的方式接住传统的少年。霓虹从“闯入者”变成“守护者”,不是因为她突然懂了什么大道理,而是因为她终于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这是她性格发展的必然。

清油和霓虹,一个沉静,稳实;一个灿烂,阳光。他们的相遇,不是简单的“互补”,而是彼此的修复。清油让霓虹的亮有了落点,霓虹让清油的沉有了火光。两个孩子站在灯山古会的崖壁前,也站在重组家庭的门槛上,更站在乡土传统与少年成长的交界处。这样的少年形象,是那么鲜活,真实。我敢断言,金步摇笔下这两个少年的形象,将存档于中国文坛的史册中。

奶奶、孙百苗、银花、巴哥这些人,也都写得很成功。奶奶是乡土记忆的容器,孙百苗是沉默的担当,银花是重组家庭里柔软的粘合剂,巴哥则带着旧俗留下的遗憾。他们不是主角,却构成了两个孩子成长的土壤。没有这片土壤,清油和霓虹的勇敢就会轻飘;有了这片土壤,他们的性格才有了依托,“点灯”才真正有了意义。

金步摇的语言非常灵动。她没有把乡土写成风景片,也不用甜腻的童话腔写人叙事。句子短促,利落,又带着一一点调皮。她擅长让细节说话,还善于把民俗写得具体可感,是孩子能参与、能触摸、能冒险的生活现场。

小说最后让孩子们点亮“安”字灯阵,这个情节也很有意思。这个“安”字,落得极好。它不只是平安,也是心安、家安、乡土安,更是少年在成长中为自己找到的位置。清油不再只是失去母亲的孩子,霓虹不再只是闯入者,他们共同成为灯山古会新的点灯人。

喜悅。他写宁化:“人这一辈子,是该来一趟宁化的。不是为了凭吊,而是为了确认——那些把热血洒在这片土地的人,并没有白白牺牲。他们倒下的地方,后人正迎风站立。他们憧憬过的‘风展红旗如画’,如今已铺展在祖国的大地上。”这段话,是全书的魂,也是《绝唱》之所以为“绝唱”的理由:先烈们用生命写下的前奏,需要有人用脚步去完成续章。他写了,他做到了。

为什么是《绝唱》?也许有人不解:何苦舟车劳顿,跑遍千山万水,只为一些展厅、纪念碑、坟墓和道听途说的蛛丝马迹?答案就藏在书页里。当年红军将士们以血肉之躯踏破万水千山,那是他们用生命谱写的“绝唱”;九十年后,一位线疾的作家以拐杖为支点、以山河为笔墨,重新佐证着这段历史——这本身,又何尝不是另一种“绝唱”?一个民族的记忆,就是靠着这样一代一代人的接力书写,才不至于消散于风中。

昔日于都河的渡口,可谓红军长征的起点。如今矗立起五座大桥,分别以“红军”“长征”“集结”“渡江”“胜利”命名——五座桥,构成一部完整的叙事链,从苦难走向辉煌。而《绝唱》,正是横跨在历史与今天之间的又一座桥。桥的这头是我们,桥的那头,是那些永远年轻的名字。墙角砖缝里长出的那株野草,开着细小的白花。生命就是这样,一茬接一茬,生生不息。信仰也是如此的生生不息。

掩卷之际,听到自己胸腔的一声轻叩,唉,我们可以用几天时间读完他的书籍,却要用一生去读懂他强大的内心。再次翻开书页,耳畔仿佛又响起那万整齐鸣的松涛。那是一位老人摘下帽子,向沉默的山林深深弯下腰去的声响——

而山林,正替所有有眼长者,向他致敬。这一刻,我的眼里噙满崇敬的泪水……

